



轻经典

# 道连·格雷的画像

〔英〕奥斯卡·王尔德 著

# 道连·格雷的画像



[英] 奥斯卡·王尔德 著

苏福忠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道连·格雷的画像 / (英) 王尔德著 ; 苏福忠译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5.5

ISBN 978-7-5057-3504-0

I. ①道… II. ①王… ②苏…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2426号

 轻经典

书名 道连·格雷的画像  
著者 [英]王尔德  
译者 苏福忠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889×1194毫米 32开  
7.875印张 185千字  
版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504-0  
定价 28.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回归悦读，回归经典



轻经典

## 译者序

奥斯卡·王尔德生于一八五四年，卒于一九〇〇年，只活了四十六个春秋。他的写作涉及诗歌、童话、长篇和短篇小说、杂文和戏剧，且每一种体裁的作品都给世人留下了珠玑之作。随着当代世界文坛对这位英年早逝的作家深入研究，许多颇具权威的百科全书都公认他为“才子”，这或许算是对他生前恃才傲物的“盖棺”之论吧；因为他活着时曾在不同场合和不同作品里都说过这类的话：

只有我的天才需要申报。<sup>①</sup>

像我这样的天才总有一天会被人赏识。<sup>②</sup>

伟大的激情为灵魂的伟大而设，伟大的事件只有一样伟大的人才看得见。

恶大莫过于浮浅。

我是我的时代的艺术和文化的象征性人物。<sup>③</sup>

① 在纽约海关说的话。

② 引自童话《非凡的火箭》。

③ 以上三句引自《自深深处》。

然而，王尔德活着时，他的不羁行为却是他树敌过多的主要原因。他引起争议还由于他的文学主张和艺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即批评家所谓的“唯美主义”。他相信艺术优于生活。他活着时表现出来的花花公子习气其实是他试图把生命转化成艺术的努力。他在这方面进行实践的最灾难性的事件是，他和青年美男子道格拉斯勋爵彼此吸引，双双出入上流社会、文学圈子和伦敦各剧场、饭店与咖啡馆，成为当时伦敦上流社会的一道风景线。他的这种行为还了他的另一个著名主张：“艺术是世界上最严肃的事业，而艺术家的生活却最不宜严肃。”

显然，王尔德的主张和行为都是超前的，他尽可以在象牙之塔里谈论，甚至在其作品里阐述，哪怕在讲演里张扬都尚可让人忍受，但他在大庭广众面前招摇，这就必定会踩住卫道士们的痛处了。老道格拉斯·昆斯伯里侯爵和儿子一向矛盾重重，又见儿子和王尔德一起伤风败俗，便把矛头对准王尔德进行攻讦。一场官司由此引起。在法庭对证时，小道格拉斯当证不证，当说不说，大有关键之时血浓于水之嫌，结果王尔德败诉，以同性恋有伤风化罪被判刑两年，在皇家雷丁监狱服苦役，身心受到无可估量的摧残。出狱后移居巴黎，三年后便客死他乡。

王尔德的一生就是这样简单明了，恐怕连一张履历表都填不满几栏：上学——写诗——娶妻生子——一帆风顺地写作——一场官司。由此，他的许多传记作家都把他的写作和他的生涯比作一出戏：从闹剧开始，以悲剧结束。他的整个创作过程几乎是在文学艺术方面的自然流露和天才表述。他年轻气盛激情满怀时写诗；思想成熟时写剧本；生儿育女时写童话；受到迫害时写下杂文抨击人性堕落和社会腐败。

《道连·格雷的画像》是他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有哥特式小

说情节的特色。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格雷的美少年，他幻想一辈子保持青春和美貌，画家霍尔沃德为他画了一幅美轮美奂的肖像。格雷不满足于欣赏美和保持美，还尽可能地享受生活，甚至不惜伤风败俗和作恶犯罪来发泄他的物欲。他这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生活在他的画像上反映出来：格雷依然青春貌美，但画像渐老渐丑。格雷最终忍受不了这种变化，用刀捅向画像。但人们却发现墙上的画像青春焕发，容貌美丽，地上躺着一个死人，一把刀插在他的胸口，面貌丑陋不堪。

小说构思奇谲，情节怪诞，是一部现代寓言：格雷象征生活；画像象征艺术，象征美；画家象征灵魂之浊。王尔德认为：人的灵魂像小女孩，躺在地上又哭又闹。人在灵魂驱使下尽可能多地享受生活以至作恶堕落。然而物欲是没有尽头的，终有自杀的那一天，而艺术虽可能为生活所累，但一旦挣脱世俗缰绳便依然美丽。这就是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的最成熟也是最著名的论断：艺术优于生活。整部小说写得如散文诗，如诗如画，亦和他的较早的童话十分接近。

在中国读者看来，把《道连·格雷的画像》当作志怪小说来看，也未尝不可。

王尔德出狱后定居巴黎，用“塞巴斯蒂安·梅尔莫斯”作笔名继续发表作品，其中包括他在狱中写给他的密友阿尔弗莱德·道格拉斯的书信，取名《自深深处》。这是他的一篇最具批判现实力量的作品。他从自己与道格拉斯的友谊说起，恩恩怨怨直指上流社会及其卫道士们；他用忏悔的心情追述年轻气盛时不懂社会，不谙人际关系，犯了许多可悲的错误，浪费了许多光阴；作品的主要力度在于通过阐述基督这个形象，从深处探讨灵魂自救问题以及灵魂摆脱物欲、情欲和文化习俗等问题，并且借助具有一颗高贵灵魂的基督这一形象，写出了这样一段文字：

……他同情穷人、关在牢里的犯人、下等人、受苦受难的人，但更多的是可怜富人，就是那些死心塌地的享乐主义者、那些浪费自己的自由而沦为物的奴隶的人、那些身穿绫罗绸缎住着王官侯宅的人，在他看来，财富和享乐比起贫穷和悲哀来，似乎正是更大的悲剧。

在物质享受愈加贪婪的今天，王尔德的这种探讨愈显珍贵。

苏福忠

二〇一四年五月于八里庄二人宅



## 序言

艺术家是美好作品的创造者。

彰显艺术，隐藏艺术家，是艺术的宗旨。

批评家是能够把他对美好作品的印象移植成另一种风格或者一种新题材的人。

批评的形式，最高的也好，最低的也罢，都是一种自传的方式。

在美好作品中发现丑陋意义的人是腐败的，毫无魅力。这是一种舛误。

在美好作品发现美好意义的人都是有教养的人。在他们看来，这是希望所在。

认为美好作品就是美的人，都是精英。

没有什么道德的书或者不道德的书之说。书写得好，或者写得不好。如此而已。

不喜欢现实主义的十九世纪，好比看见镜子里自己的脸的凯利班<sup>①</sup>怒从中来。

不喜欢浪漫主义的十九世纪，像未看见镜子里自己的脸的凯利班怒从中来。

人的道德生活是艺术家的题目的组成部分，不过，艺术的道

<sup>①</sup> 莎士比亚名剧《暴风雨》中一人物，面目丑陋，半人半兽的模样，心地残忍。

德包括完美地使用不完美的手段。艺术家不要求证明任何东西。即使是真实的东西也可以加以证实。

艺术家没有伦理方面的同情。艺术家的伦理上的同情是风格的不可原谅的矫揉造作。

艺术家从来没有病态。艺术家可以表现任何东西。

对艺术家来说，思想和语言是艺术的工具。

对艺术家来说，恶与善都是表现艺术的材料。

从观看形式的角度看，所有的艺术的风格都是音乐家的艺术。从感觉形式的角度看，演员的技艺就是风格。

所有艺术既是表面，也是象征。深入表面的人深入表面，如飞蛾扑火。阅读象征的人阅读象征，如飞蛾扑火。

艺术真正反映的是旁观者，而非生活。

对一件艺术作品的看法不尽相同，表明作品新颖、复杂而充满活力。

批评家们看法相左时，艺术家和自己的意见一致。

一个人制造有用的东西却根本不欣赏它，我们可以原谅他。制造有用之物的唯一借口是有人欣赏有加。

所有的艺术都不怎么有用处。

## 目录

- 译者序 /1
- 序言 /1
- 第一章 /1
- 第二章 /15
- 第三章 /32
- 第四章 /46
- 第五章 /63
- 第六章 /76
- 第七章 /85
- 第八章 /98
- 第九章 /113
- 第十章 /124
- 第十一章 /133
- 第十二章 /155
- 第十三章 /163
- 第十四章 /171
- 第十五章 /185

第十六章 /195

第十七章 /205

第十八章 /213

第十九章 /224

第二十章 /235

## 第一章

画室里到处都是浓郁的玫瑰花香，徐缓的初夏的暖风搅动起了花园的树木，敞开的门刮进来紫丁香醉人的醇香，抑或是粉红争艳的刺丛更加沁人肺腑的芳香。

亨利·沃顿勋爵躺在波斯鞍囊形长沙发上，一如他养成的习惯，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从沙发的角落，他瞅见了金链花甜腻腻香喷喷的花朵闪烁，那些颤动的枝桠好像难以承受如同火焰般燃烧的美的重压。翻飞的鸟儿那些怪异的影子，时不时掠过遮挡住那面大窗户前面的长长的柞绸窗帘，映出了一种瞬间闪烁的日本效果，令他想起东京那些脸色苍白如玉的画家，通过必要的固定的艺术手段，专心传达那种瞬息变幻的运动的感覺。蜜蜂在没有刈割的深草丛中飞舞，或者在蔓延的五叶地锦的蒙尘的金刺儿周围没完没了地旋转，嗡嗡的鸣响似乎让宁静更加沉闷了。伦敦城模糊的喧嚣如同远处一台手风琴发出的隆隆低音。

屋子中间，在一个直立的画架的画布上，一个长相格外英俊的年轻人的真人般大小的画像赫然挺立，画像前面，相隔不远的地方，坐着画家本人，巴兹尔·霍尔沃德，几年前他突然消失，引起了尽人皆知的轰动，因此招来了各种奇奇怪怪的猜测。

画家打量这幅优美而喜人的肖像，人物栩栩如生地反映在了

他的艺术里，快活的笑意在面孔上油然而生，似乎要滞留下来。然而，他突然一惊，闭上了眼睛，手指搭在眼脸上，仿佛他一心要把某个奇怪的梦关闭在脑海里，他害怕从梦中醒来。

“这是你最好的作品，巴兹尔，是出自你手的最好的作品。”亨利勋爵说，一副疲倦的样子，“你明年无论如何要送到格罗夫纳<sup>①</sup>去。美术学院太大了，也太庸俗。我不管什么时候到那里去，那里都人满为患，我根本无法观看那些画作，让人不寒而栗，要不就是画作拥挤不堪，我又无法看见人了，让人更加毛骨悚然。格罗夫纳确实是唯一可选之地。”

“我哪里都不想送去，”他回过话，把头向后一甩，怪模怪样的，在牛津上学时总会引发他的朋友们的大笑，“不会的。我不会把它送到任何地方。”

亨利勋爵甚是吃惊，扬起两道眉毛打量着他。眼前缭绕的蓝色烟雾，从他那含有浓烈的鸦片成分的香烟上冉冉升起，一圈擦一圈，煞是好看。“哪里都不送吗？我亲爱的老兄，为什么？你有什么心事吗？你们这些画家都是些奇怪的家伙！你们为了获取名声什么事情都干。可等到混到名声了，却又恨不得把它扔掉。这就是你在卖傻了，因为这世上唯一比有人品头论足更闹心的事情，就是没有人说三道四。这样一幅肖像画会让你声名鹊起，一下子凌驾于英格兰的年轻人之上，让那些老家伙妒火中烧——如果老家伙们还有点脾气的話。”

“我知道你会笑话我的，”他回答道，“不过我真的不能展览它。我把自己很多东西都画进画儿里了。”

亨利勋爵在长沙发上伸了伸身子，哈哈笑起来。

“是的，我早知道你会笑话我的，可是那画儿很真实，怎么都

---

<sup>①</sup> 当指格罗夫纳不动产，被认为是欧洲三百年来最富有的家族。这里夸张的虚构成分更多。

是一回事儿。”

“把你自己的很多东西都画进去了！好家伙，巴兹尔，我不知道你还很爱虚荣呢。瞧你那张棱角分明的糙脸，煤黑的头发，可这个年轻的阿多尼斯<sup>①</sup>看起来像是象牙和玫瑰叶子捏弄出来，我真的看不出来你们之间有什么相像之处。哎呀，我亲爱的巴兹尔，他就是一个纳西瑟斯<sup>②</sup>，而你——哦，当然你生就一副富有智力的表情，不过如此而已。但是，美，真正的美，哪里开始一种智力的表情，就会在哪里完结。智力本身是一种夸张的方式，毁坏了脸上的和谐。一个人一旦坐下来思考，就只会变成一个鼻子，或者一个脑门儿，或者某种可怕的东西。看看博学职业里的那些成功的男人吧。他们是多么让人一看就倒胃口！当然，教会不在此例。可是，话说回来，教会里没有人思考啊。一个主教活到八十岁还一直在说他十八岁男孩儿时教给他的那些话，自然而然，他始终看上去高高兴兴的，绝对的。你的神秘的年轻朋友，你一直没有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不过他的肖像真的让我着迷，从来不思考。我对这点是相当有把握的。他是那种没有脑子的美丽坯子，我们冬季没有鲜花养目的时候，他就应该一直待在这里，而且夏天我们需要来点什么刺激我们的智力的时候，他也应该一直待在这里。别往你脸上贴金了，巴兹尔，你和他毫无相像之处。”

“你不了解我，哈里<sup>③</sup>，”画家回答道，“我当然不像他。我对此再清楚不过。确实，我看上去要是像他，倒是应该感到遗憾了。你耸肩干什么？我在跟你说正经的。凡是长得英俊和头脑聪明的人，都命运多舛，这种劫难似乎贯穿了历史，连国王们的步子也难迈过这道坎儿。还是不要在身边的同胞中出类拔萃的好啊。丑

① 希腊神话中的美男子，为维纳斯所爱恋。

② 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因爱上水中的自己的美丽影子，溺水而死，死后成为水仙。后来泛指有自恋倾向的人，这也是本书的一个写作点。

③ 亨利的昵称。

人和蠢人在这个世界上占尽了好处。他们可以随意坐下来，大张着嘴看戏。如果他们不知道胜利是何物，那他们至少也用不着了解失败的滋味儿。他们像我们大家一样生活，无牵无挂，没心没肺，没有烦恼。他们不会给别人带来毁灭，也不会遭受别人惹下的灾难。你的身份和财富，哈里，我的头脑，尽管不过尔尔——我的艺术，不管价值几文吧，道连·格雷俊朗的相貌——我们都将为诸神赐予我们的东西遭受一切苦难，遭受可怕的苦难。”

“道连·格雷？这就是他的名字吗？”亨利勋爵问道，一边穿过画室，走向巴兹尔·霍尔沃德。

“是的，这就是他的名字。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

“为什么不告诉呢？”

“哦，我一时说不清楚。要是我对什么人骨子里喜欢了，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把他们的名字告诉别人。那就像把他们的一部分交了出去。我生来喜欢秘不宣人。这个习惯好像不坏，能让我们的现代生活保持神秘，别有洞天。最普通的东西才让人快活，只要你能藏得住。我现在离城而去，我从来不告诉我的家人我要去哪里。如果我说了，那我就失去了我所有的快活。我也知道这是一种犯傻的习惯，但是却似乎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浪漫。我知道你对我的行为不以为然，完全在卖傻，是吧？”

“哪会呢，”亨利勋爵答道，“才不是呢，我亲爱的巴兹尔。你好像忘了我是有家室的人，而婚姻的魅力就是它构成了一种双方都感到很有必要的欺骗的生活。我从来不知道我的妻子在哪里，而我的妻子也从来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们相会了——我们有时碰一碰头，比如我们一起下馆子，或者去见一见公爵一家——我们就板起一丝不苟的脸，互相说笑荒诞不经的故事。我的妻子在这点上可行了——实际上要比我强多了。她从来不会弄混她的约会，可我总是颠三倒四的。不过她要是发现我外出了也不会大吵



大闹。我有时还真希望她大吵一次；可她只是取笑我一番便罢。”

“我很不喜欢你谈论你的婚姻生活的口气，哈里，”巴兹尔·霍尔沃德说，一边向通往花园的那个门走去，“我相信你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丈夫，可你却完全为你的美德感到羞耻。你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儿。你从来不说积德之事，从来不干缺德之事。你玩世不恭只是做做样子。”

“自自然然就是做做样子，也是我所知道的最让人恼火的样子。”亨利勋爵嚷叫着大笑起来；随后两个年轻人相随着走进了花园，安坐在一个摆在高高的月桂丛的阴凉下的长条竹凳上。太阳光照在光溜溜的叶子上。草丛里，白色雏菊一片灿烂。

过了一会儿，亨利勋爵掏出了怀表：“恐怕我必须走了，巴兹尔，”他嘟囔说，“走之前，我还是要你回答我刚才向你提出的问题。”

“什么问题？”画家问道，两眼一直盯着地上。

“你很清楚是什么问题。”

“我不清楚，哈里。”

“哦，那我来告诉你吧。我想要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把道连·格雷的画像拿去参展。我想知道真正的原因。”

“我告诉你真正的原因了。”

“没有，你没有说清楚。你只说画儿里有你自己的很多东西。唉，这是小孩子才会说的话。”

“哈里啊，”巴兹尔·霍尔沃德说，直愣愣地盯着他的脸，“每张用感情画的肖像，都是画家的肖像，而不是被画人的肖像。模特儿只是偶然挑选来坐在那里的。画家画出来的不是那个坐在那里画像的人。确切地讲，那是画家把自己画在色彩斑斓的画布上了。我不拿去展览的原因，是我担心我在画里表现了我自己灵魂的秘密。”